資治通鑑/卷2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

► 卷二百十六

起玄黓敦牂，盡強圉大淵獻十一月，凡五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15卷

卷第二百一十五

【唐紀三十一】 起玄黓敦牂，盡強圉大淵獻十一月，凡五年有奇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天寶元年（壬午，公元七四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未朔，上御勤政樓受朝賀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壬子，分平盧別為節度，以安祿山為節度使。

是時，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，羈縻之州八百，置十節度、經略使以備邊。安西節度撫寧西域，統龜茲、焉耆、于闐、疏勒四鎮，治龜茲城，兵二萬四千。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、堅昆，統瀚海、天山、伊吾三軍，屯伊、西二州之境，治北庭都護府，兵二萬人。河西節度斷隔吐蕃、突厥，統赤水、大斗、建康、寧寇、玉門、黑離、豆盧、新泉八軍，張掖、交城、白亭三守捉，屯涼、肅、瓜、沙、會五州之境，治涼州，兵七萬三千人。朔方節度捍御突厥，統經略、豐安、定遠三軍，三受降城，安北、單于二都護

府，屯靈、夏、豐三州之境，治靈州，兵六萬四千七百人。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御突厥，統天兵、大同、橫野、岢嵐四軍，雲中守捉，屯太原府忻、代、嵐三州之境，治太原府，兵五萬五千人。范陽節度臨制奚、契丹，統經略、威武、清夷、靜塞、恆陽、北平、高陽、唐興、橫海九軍，屯幽、薊、媯、檀、易、恆、定、漠、滄九州之境，治幽州，兵九萬一千四百人。平盧節度鎮撫室韋、靺鞨，統平盧、盧龍二軍，榆關守捉，安東都護府，屯營、平二州之境，治營州，兵三萬七千五百人。隴右節度備御吐蕃，統臨洮、河源、白水、安人、振威、威戎、漠門、寧塞、積石、鎮西十軍，綏和、合川、平夷三守捉，屯鄯、廊、洮、河之境，治鄯州，兵七萬五千人。劍南節度西抗吐蕃，南撫蠻獠，統天寶、平戎、昆明、寧遠、澄川、南江六軍，屯益、翼、茂、當、嶲、柘、松、維、恭、雅、黎、姚、悉十三州之境，治益州，兵三萬九百人。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、獠，統經略、清海二軍，桂、容、邕、交四管，治廣州，兵萬五千四百人。此外又有長樂經略，福州領之，兵千五百人。東萊守捉，萊州領之；東牟守捉，登州領之；兵各千人。凡鎮兵四十九萬人，馬八萬餘匹。開元之前，每歲供邊兵衣糧，費不過二百萬；天寶之後，邊將奏益兵浸多，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，糧百九十萬斛，公私勞費，民始困苦矣。

甲寅，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：「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，告以『我藏靈符，在尹喜故宅。』」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台旁求得之。

陝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，辛未，渠成。齊物，神通之曾孫也。

壬辰，群臣上表，以「函谷寶符，潛應年號；先天不違，請於尊號加『天寶』字。」從之。

二月，辛卯，上享玄元皇帝於新廟。甲午，享太廟。丙申，合祀天地於南郊，赦天下。改侍中為左相，中書令為右相，尚書左、右丞相復為僕射；東都、北都皆為京，州為郡，刺史為太守；改桃林縣曰靈寶。田同秀除朝散大夫。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。間一歲，清河人崔以清復言：「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，雲藏符在武城紫微山。」敕使往掘，亦得之。東京留守王倕知其詐，按問，果首服。奏之。上亦不深罪，流之而已。

三月，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，領江、淮租庸轉運使。

初，宇文融既敗，言利者稍息。及楊慎矜得幸，於是韋堅、王□之徒競以利進，百司有

事權者，稍稍別置使以領之，舊官充位而已。堅，太子之妃兄也，為吏以干敏稱。上使之督江、淮租運，歲增巨萬；上以為能，故擢任之。王□，方翼之孫也，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。

李林甫為相，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、勢位將逼己者，必百計去之；尤忌文學之士，或陽與之善，啖以甘言而陰陷之。世謂李林甫「口有蜜，腹有劍。」

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，垂簾觀之。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，垂鞭按轡，橫過樓下；絢風標清粹，上目送之；深歎其蘊藉。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，上舉動必知之；乃召絢子弟謂曰：「尊君素望清崇，今交、廣藉才，聖上欲以尊君為之，可乎？若憚遠行，則當左遷；不然，以賓、詹分務東洛，亦優賢之命也，何如？」絢懼，以賓、詹為請。林甫恐乖眾望，乃除華州刺史。到官未幾，誣其有疾，州事不理，除詹事、員外同正。

上又嘗問林甫以「嚴挺之今安在？是人亦可用。」挺之時為絳州刺史。林甫退，召挺之弟損之，諭以「上待尊兄意甚厚，盍為見上之策，奏稱風疾，求還京師就醫。」挺之從之。林甫以其奏白上云：「挺之衰老得風疾，宜且授以散秩，使便醫藥。」上歎吒久之；夏，四月，壬寅，以為詹事，又以汴州刺史、河南採訪使齊澣為少詹事，皆員外同正，於東京養疾。澣亦朝廷宿望，故並忌之。

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，至俱蘭城，為莫賀達干所殺。突騎施大纛官都摩度來降，六月，乙未，冊都摩度為三姓葉護。

秋，七月，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辛未，左相牛仙客薨。八月，丁丑，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為左相。

突厥拔悉蜜、回紇、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，殺之，推拔悉蜜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，回紇、葛邏祿自為左、右葉護。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，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。

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，烏蘇不從。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，烏蘇懼，請降，而遷延不至。忠嗣知其詐，乃遣使說拔悉蜜、回紇、葛邏祿使攻之，烏蘇遁去。忠嗣因出兵擊之，取其右廂以歸。

丁亥，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、默啜之孫勃德支、伊然小妻、毘伽登利之女帥部眾千餘帳，相次來降，突厥遂微。九月，辛亥，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，賞賜甚厚。

護密先附吐蕃，戊午，其王頡吉裡匐遣使請降。

冬，十月，丁酉，上幸驪山溫泉；己巳，還宮。

十二月，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；戊戌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眾，斬獲五千餘級。庚子，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漁海及游弈等軍。

是歲，天下縣一千五百二十八，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，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，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。

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，賜爵奉義王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天寶二年（癸未，公元七四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安祿山入朝；上寵待甚厚，謁見無時。祿山奏言：「去秋營州蟲食苗，臣焚香祝天云：『臣若操心不正，事君不忠，願使蟲食臣心；若不負神祇，願使蟲散。』即有群鳥從北來，食蟲立盡。請宣付史官。」從之。

李林甫領吏部尚書，日在政府，選事悉委侍郎宋遙、苗晉卿。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，遙、晉卿欲附之。時選人集者以萬計，入等者六十四人。倚子奭為之首，群議沸騰。前薊令蘇孝韞以告安祿山，祿山入言於上，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，奭手持試紙，終日不成一字，時人謂之「曳白」。癸亥，遙貶武當太守，晉卿貶安康太守，倚貶淮陽太守，同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等皆貶嶺南官。晉卿，壺關人也。

三月，壬子，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；又尊皋繇為德明皇帝，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。

江、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，以聚江、淮運船，役夫匠通漕渠，發人丘壟，自江、淮至京城，民間蕭然愁怨，二年而成。丙寅，上幸望春樓觀新潭。堅

以新船數百艘，扁榜郡名，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；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，鈌胯綠衫而裼之，紅袹首，居前船唱《得寶歌》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，連檣數里；堅跪進諸郡輕貨，仍上百牙盤食。上置宴，竟日而罷，觀者山積。夏，四月，加堅左散騎常侍，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；名其潭曰廣運。時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於西街，以貯材木。

丁亥，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，擊吐蕃，行千餘里，攻洪濟城，破之。

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。時李林甫專權，公卿之進，有不出其門者，必以罪去之；慎矜由是固辭，不敢受。五月，辛丑，以慎矜為諫議大夫。

冬，十月，戊寅，上幸驪山溫泉；乙卯，還宮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天寶三年（甲申，公元七四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申朔，改年曰載。

辛丑，上幸驪山溫泉；二月，庚午，還宮。

辛卯，太子更名亨。

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、明，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。

三月，己巳，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；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。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，稱祿山公直；李林甫、裴寬皆順旨稱其美。三人皆上所信任，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。

夏，四月，裴敦復破吳令光，擒之。五月，河西節度使夫蒙靈察討突騎施莫賀達干，斬之，更請立黑姓伊裡底蜜施骨咄祿毘伽；六月，甲辰，冊拜骨咄祿毘伽為十姓可汗。

秋，八月，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，傳首京師。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，是為白眉可汗。於是突厥大亂，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。至薩河內山，破其左廂阿波達乾等十一部，右廂未下。會回紇、葛邏祿共攻拔悉蜜頡跌伊施可汗，殺之。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毘伽闕可汗，遣使言狀；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。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

地，立牙帳於烏德犍山，舊統藥邏葛等九姓，其後又並拔悉蜜、葛邏祿，凡十一部，各置都督，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。

李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己，九月，甲戌，復以慎矜為御史中丞，充諸道鑄錢使。

冬，十月，癸巳，上幸驪山溫泉；十一月，丁卯，還宮。

術士蘇嘉慶上言：「遁甲術有九宮貴神，典司水旱，請立壇於東郊，祀以四孟月。」從之。禮在昊天上帝下，太清宮、太廟上，所用牲玉，皆侔天地。

十二月，癸巳，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。

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，李林甫恐其入相，忌之。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，受請托，廣序軍功，寬微奏其事。林甫以告敦復，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。林甫曰：「君速奏之，勿後於人。」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，使言於上。甲午，寬坐貶睢陽太守。

初，武惠妃薨，上悼念不已，後宮數千，無當意者。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，絕世無雙。上見而悅之，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，號太真；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；潛內太真宮中。太真肌態豐艷，曉音律，性警穎，善承迎上意，不期歲，寵遇如惠妃，宮中號曰「娘子」，凡儀體皆如皇后。

癸卯，以宗女為和義公主，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干。

癸丑，上祀九宮貴神，赦天下。

初令百姓十八為中，二十三成丁。

初，上自東都還，李林甫知上厭巡幸，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。數年，蓄積稍豐。上從容謂高力士曰：「朕不出長安近十年，天下無事，朕欲高居無為，悉以政事委林甫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天子巡狩，古之制也。且天下大柄，不可假人；彼威勢既成，誰敢復議之者！」上不悅。力士頓首自陳：「臣狂疾，發妄言，罪當死！」上乃為力士置酒，左右皆呼萬歲。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天寶四年（乙酉，公元七四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午，上謂宰相曰：「朕比以甲子日，於宮中為壇，為百姓祈福，朕自草黃素置案上，俄飛升天，聞空中語去：『聖壽延長。』又朕於嵩山煉藥成，亦置壇上，及夜，左右欲收之，又聞空中語云：『藥未須收，此自守護。』達曙乃收之。」太子、諸王、宰相，皆上表賀。

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，殺之，傳首京師。突厥毘伽可敦帥眾來降。於是北邊晏然，烽燧無警矣。

回紇斥地愈廣，東際室韋，西抵金山，南跨大漠，盡有突厥故地。懷仁卒，子磨延啜立，號葛勒可汗。

二月，己酉，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。忠嗣少以勇敢自負，及鎮方面，專以持重安邊為務，常曰：「太平之將，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，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。」有漆弓百五十斤，常貯之橐中，以示不用。軍中日夜思戰，忠嗣多遣謀人伺其間隙，見可勝，然後興師，故出必有功。既兼兩道節制，自朔方至去雲中，邊陲數千里，要害之地，悉列置城堡，斥地各數百里。邊人以為自張仁但之後，將帥皆不及。

三月，壬申，上以外孫獨孤氏為靜樂公主，嫁契丹王李懷節；甥楊氏為宜芳公主，嫁奚王李延寵。

乙巳，以刑部尚書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等使。五月，壬申，敦復坐逗留不之官，貶淄川太守，以光祿少卿彭杲代之。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，故李林甫陷之。

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。適之領兵部尚書，附馬張□為侍郎，林甫亦惡之，使人發兵部銓曹奸利事，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，數日，竟不得其情。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。溫入院，置兵部吏於外，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，或杖或壓，號呼之聲，所不忍聞；皆曰：「苟存餘生，乞紙盡答。」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，引入，皆自誣服，無敢違溫意者。頃刻而獄成，驗囚無榜掠之跡。六月，辛亥，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。□，均之兄；溫，頊之弟子也。

溫始為新豐丞，太子文學薛嶷存溫才，上召見，顧嶷曰：「是一不良人，朕不用也。」

蕭炅為河南尹，嘗坐事，西台遣溫往按之，溫治炅甚急。及溫為萬年丞，未幾，炅為京兆尹。溫素與高力士相結，力士自禁中歸，溫度炅必往謝官，乃先詣力士，與之談謔，握手甚歡。炅後至，溫陽為驚避。力士呼曰：「吉七不須避。」謂炅曰：「此亦吾故人也。」召還，與炅坐。炅接之甚恭，不敢以前事為怨。他日，溫謁炅曰：「曩者溫不敢隳國家法，自今請洗心事公。」炅遂與盡歡，引為法曹。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，求治獄吏，炅薦溫於林甫；林甫得之，大喜。溫常曰：「若遇知己，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。」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，為吏深刻，林甫引之，自御史台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。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，鍛煉成獄，無能自脫者，時人謂之「羅鉗吉網」。

秋，七月，壬午，冊韋昭訓女為壽王妃。

八月，壬寅，冊楊太真為貴妃；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，以其叔父玄珪為光祿卿，從兄銛為殿中少監，金奇為駙馬都尉。癸卯，冊武惠妃女為太華公主，命金奇尚之。及貴妃三姊，皆賜第京師，寵貴赫然。

楊釗，貴妃之從祖兄也，不學無行，為宗黨所鄙。從軍於蜀，得新都尉；考滿，家貧不能自歸，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。楊玄琰卒於蜀，釗往來其家，遂與其中女通。

鮮于仲通名向，以字行，頗讀書，有材智，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採訪支使，委以心腹。嘗從容謂仲通曰：「今吾獨為上所厚，苟無內援，必為李林甫所危。聞楊妃新得幸，人未敢附之。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，吾無患矣。」仲通曰：「仲通蜀人，未嘗游上國，恐敗公事。今為公更求得一人。」因言釗本末。兼瓊引見釗，儀觀甚偉，言辭敏給；兼瓊大喜，即闢為推官，往來浸親密。乃使之獻春彩於京師，將別，謂曰：「有少物在鄀，以具一日之糧，子過，可取之。」釗至鄀，兼瓊使親信大繼蜀貨精美者遺之，可直萬緡。釗大喜過望，晝夜兼行，至長安，歷抵諸妹，以蜀貨遺之，曰：「此章仇公所贈也。」時中女新寡，釗遂館於其室，中分蜀貨以與之。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；且言釗善樗蒱，引之見上，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，改金吾兵曹參軍。

九月，癸未，以陜郡太守、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，罷其諸使，以御使中丞楊慎矜代之。堅妻姜氏，皎之女，林甫之舅子也，故林甫暱之。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，遂有入相之志，又與李適之善；林甫由是惡之，故遷以美宮，實奪之權也。

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，數侵掠奚、契丹；奚、契丹各殺公主以叛，祿山討破之。

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，為虜所敗，副將褚□戰死。

冬，十月，甲午，安祿山奏：「臣討契丹至北平郡，夢先朝名將李靖、李勣從臣求食。」遂命立廟。又奏薦奠之日，廟梁產芝。

丁酉，上幸驪山溫泉。

上以戶部郎中王□為戶口色役使，敕賜百姓復除。□奏征其輦運之費，廣張錢數，又使市本郡輕貨，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。舊制，戍邊者免其租庸，六歲而更。時邊將恥敗，士卒死者皆不申牒，貫籍不除。王□志在聚斂，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，按籍戍邊六歲之外，悉征其租庸，有並征三十年者，民無所訴。上在位久，用度日侈，後宮賞賜無節，不欲數於左、右藏取之。□探知上指，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，貯於內庫，以供宮中宴賜，曰：「此皆不出於租庸調，無預經費。」上以□為能富國，益厚遇之。□務為割剝以求媚，中外嗟怨。丙子，以□為御史中丞、京畿採訪使。

楊釗侍宴禁中，專掌樗蒲文簿，鉤校精密。上賞其強明，曰：「好度支郎。」諸楊數征此言於上，又以屬王□，□因奏充判官。

十二月，戊戌，上還宮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天寶五年（丙戌，公元七四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丑，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。

李適之性疏率，李林甫嘗謂適之曰：「華山有金礦，采之可以富國，主上未之知也。」他日，適之因奏事言之。上以問林甫，對曰：「臣久知之，但華山陛下本命，王氣所在，鑿之非宜，故不敢言。」上以林甫為愛己，薄適之慮事不熟，謂曰：「自今奏事，宜先與林甫議之，無得輕脫。」適之由是束手矣。適之既失恩，韋堅失權，益相親密，林甫愈惡之。

初，太子之立，非林甫意。林甫恐異日為己禍，常有動搖東宮之志；而堅，又太子之妃兄也。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，時破吐蕃，入獻捷，見林甫專權，意頗不平。時因見上，乘間微勸上去林甫。林甫知之，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。會正月望夜，太子出遊，與堅相見，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。慎矜發其事，以為堅戚裡，不應與邊將狎暱。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，欲共立太子。堅、惟明下獄，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□、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。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，癸酉，下制，責堅以干進不已，貶縉雲太守；惟明以離間君臣，貶播川太守；仍別下制戒百官。

以王忠嗣為河西、隴右節度使，兼知朔方、河東節度事。忠嗣始在朔方、河東，每互市，高估馬價，諸胡聞之，爭賣馬於唐，忠嗣皆買之。由是胡馬少，唐兵益壯。及徙隴右、河西，復請分朔方、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，其軍亦壯。忠嗣杖四節，控制萬里，天下勁兵重鎮，皆在掌握，與吐蕃戰於青海、積石，皆大捷。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，虜其全部而歸。

夏，四月，癸未，立奚酋娑固為昭信王，契丹酋楷洛為恭仁王。

己亥，制：「自今四孟月，皆擇吉日祀天地、九宮。」

韋堅等既貶，左相李適之懼，自求散地。庚寅，以適之為太子少保，罷政事。其子衛尉少卿霅嘗盛饌召客，客畏李林甫，竟日無一人敢往者。

以門下侍郎、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。希烈，宋州人，以講老、莊得進，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。李林甫以希烈為上所愛，且柔佞易制，故引以為相；凡政事一決於林甫，希烈但給唯諾。故事，宰相午後六刻乃出。林甫奏，今太平無事，巳時即還第，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；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。

五月，壬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乙亥，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；諸楊引之也。

秋，七月，丙辰，敕：「流貶人多在道逗留。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。」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。

楊貴妃方有寵，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，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，中外爭獻器服珍玩。嶺南經略使張九章，廣陵長史王翼，以所獻精美，九章加三品，翼入為戶部侍郎；天下從風而靡。民間歌之曰：「生男勿喜女勿悲，君今看女作門楣。」妃欲得生荔支，歲命嶺南馳驛致之。比至長安，色味不變。至是，妃以妒悍不遜，上怒，命送歸兄銛之第。是日，上不懌，比日中，猶未食。左右動不稱旨，橫被棰撻。高力士欲嘗上意，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，凡百餘車；上自分御膳以賜之。及夜，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，遂開禁門而入。自是恩遇愈隆，後宮莫得進矣。

將作少匠韋蘭、兵部員外郎韋芝為其兄堅訟冤，且引太子為言；上益怒。太子懼，表請與妃離婚，乞不以親廢法。丙子，再貶堅江夏別駕，蘭、芝皆貶嶺南。然上素知太子孝謹，故譴怒不及。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為朋黨，後數日，堅長流臨封，適之貶宜春太守，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，嗣薛王琄貶夷陵別駕，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，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，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。斌，安石之子。琄，業之子，堅之甥也。琄母亦令隨琄之官。

冬，十月，戊戌，上幸驪山溫泉；十一月，乙巳，還宮。

贊善大夫杜有鄰，女為太子良娣，良娣之姊為左驍衛兵曹柳勣妻。勣性狂疏，好功名，喜交結豪俊。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，邕與之定交。勣至京師，與著作郎王曾等為友，皆當時名士也。

勣與妻族不協，欲陷之，為飛語，告有鄰妄稱圖讖，交構東宮，指斥乘輿。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鞫之，乃勣首謀也。溫令勣連引曾等入台。十二月，甲戌，有鄰、勣及曾等皆杖死，積屍大理，妻子流遠方；中外震慄。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。巨，邕之子也。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，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。乙亥，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。琚性豪侈，與李邕皆自謂耆舊，久在外，意怏怏，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，故因事除之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天寶六年（丁亥，公元七四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。李邕、裴敦復皆杖死。邕才藝出眾，盧藏用常語之曰：「君如干將、莫邪，難與爭鋒，然終虞缺折耳。」邕不能用。

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、韋堅兄弟等死。羅殺奭自青州如嶺南，所過殺遷謫者，郡縣惶駭。排馬牒至宜春，李適之憂懼，仰藥自殺。至江華，王琚仰藥不死，聞希奭已至，即自縊。希奭又迂路過安陸，欲怖殺裴寬，寬向希奭叩頭祈生，希奭不宿而過，乃得免。李適之子適迎父喪至東京，李林甫令人誣告適，杖死於河南府。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，貶宜春太守。琯，融之子也。

林甫恨韋堅不已，遣使於循河及江、淮州縣求堅罪，所在收系綱典船夫，溢於牢獄，征剝逋負，延及鄰伍，皆裸露死於公府，至林甫薨乃止。

丁亥，上享太廟；戊子，合祭天地於南郊，赦天下。制免百姓今載田租。又令除削絞、斬條。上慕好生之名，故令應絞、斬者皆重杖流嶺南，其實有司率杖殺之。又令天下為嫁母服三載。

上欲廣求天下之士，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。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奸惡，建言：「舉人多卑賤愚瞶，恐有俚言污濁聖聽。」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，灼然超絕者，具名送省，委尚書覆試，御史中丞監之，取名實相副者聞奏。既而至者皆試以詩、賦、論，遂無一人及第者，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。

戊寅，以范陽、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。

祿山體充肥，腹垂過膝，嘗自稱重三百斤。外若癡直，內實狡黠。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，動靜皆報之。或應有箋表者，駱谷即為代作通之。歲獻俘虜、雜畜、奇禽、異獸、珍玩之物，不絕於路，郡縣疲於遞運。

祿山在上前，應對敏給，雜以詼諧。上嘗戲指其腹曰：「此胡腹中何所有，其大乃爾！」對曰：「更無餘物，正有赤心耳！」上悅。又嘗命見太子，祿山不拜。左右趣之拜，祿山拱立曰：「臣胡人，不習朝儀，不知太子者何官？」上曰：「此儲君也，朕千秋萬歲後，代朕君汝者也。」祿山曰：「臣愚，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，不知乃更有儲君。」不得已，然後拜。上以為信然，益愛之。上嘗宴勤政樓，百官列坐樓下，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，置榻使坐其前，仍命捲簾以示榮寵。命楊銛、楊錡、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敘兄弟。祿山得出入禁中，因請為貴妃兒。上與貴妃共坐，祿山先拜貴妃。上問何故，對曰：「胡人先母而後父。」上悅。

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，恐其入相，忌之。安祿山潛蓄異志，托以禦寇，築雄武城，大貯兵器，請忠嗣助役，因欲留其兵。忠嗣先期而往，不見祿山而還，數上言祿山必反；林甫益惡之。夏，四月，忠嗣固辭兼河東、朔方節度；許之。

冬，十月，己酉，上幸驪山溫泉，改溫泉宮曰華清宮。

河西、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副使，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，充赤水軍使。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，光弼，契丹王楷洛之子也，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。忠嗣使翰擊吐蕃，有同列為之副，倨慢不為用，翰撾殺之，軍中股心栗；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。每歲積石軍麥熟，吐蕃輒來獲之，無能御者，邊人謂之「吐蕃麥莊」。翰先伏兵於其側，虜至，斷其後，夾擊之，無一人得返者，自是不敢復來。

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，忠嗣上言：「石堡險固，吐蕃舉國守之。今頓兵其下，非殺數萬人不能克。臣恐所得不如所亡，不如且厲兵秣馬，俟其有釁，然後取之。」上意不快。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。忠嗣不得已奉詔，而不盡副延光所欲，延光怨之。

李光弼言於忠嗣曰：「大夫以愛士卒之故，不欲成延光之功，雖迫於制書，實奪其謀也。何以知之？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，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！然此天子意也，彼無功，必歸罪於大夫。大夫軍府充牣，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！」忠嗣曰：「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，得之未足以制敵，不得亦無害於國，故忠嗣不欲為之。忠嗣今受責天子，不過以金吾、羽林一將軍歸宿衛，其次不過黔中上佐；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！李將軍，子誠愛我矣，然吾志決矣，子勿復言！」光弼曰：「向者恐為大夫之累，故不敢不言。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，非光弼所及也。」遂趨出。

延光過期不克，言忠嗣沮撓軍計，上怒。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「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，與忠王相愛狎」，欲擁兵以尊奉太子。敕征忠嗣入朝，委三司鞫之。

上聞哥舒翰名，召見華清宮，與語，悅之。十一月，辛卯，以翰判西平太守，充隴右節度使；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，充河西節度使。

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為上所厚，李林甫浸忌之。慎矜與王□父晉，中表兄弟也，少與□狎，□之入台，頗因慎矜推引。及□遷中丞，慎矜與語，猶名之；□自恃與林甫

善，意稍不平。慎矜奪□職田，□母本賤，慎矜嘗以語人；□深銜之。慎矜猶以故意待之，嘗與之私語讖書。

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，敬忠言天下將亂，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。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，慎矜惡之，以問敬忠。敬忠請禳之，設道場於後園，慎矜退朝，輒裸貫桎梏坐其中。旬日血止，慎矜德之。慎矜有侍婢明珠，色美，敬忠屢目之，慎矜即以遺敬忠，車載過貴妃姊柳氏樓下，姊邀敬忠上樓，求車中美人，敬忠不敢拒。明日，姊入宮，以明珠自隨。上見而異之，問所從來，明珠具以實對。上以慎矜與術士為妖法，惡之，含怒未發。

楊釗以告□，□心喜，因侮慢慎矜；慎矜怒。林甫知□與慎矜有隙，密誘使圖之。□乃遣人以飛語告「慎矜隋煬帝孫，與凶人往來，家有讖書，謀復祖業。」上大怒，收慎矜繫獄，命刑部、大理與侍御史楊釗、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。太府少卿張瑄，慎矜所薦也，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讖，拷掠百端，瑄不肯答辯。乃以木綴其足，使人引其枷柄，向前挽之，身加長數尺，腰細欲絕，眼鼻出血，瑄竟不答。

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。敬忠與溫父素善，溫之幼也，敬忠常抱撫之。及捕獲，溫不與交言，鎖其頸，以布蒙首，驅之馬前。至戲水，溫使吏誘之曰：「楊慎矜已款服，惟鬚子一辯，若解人意則生，不然必死，前至溫湯，則求首不獲矣。」敬忠顧謂溫曰：「七郎，求一紙。」溫陽不應。去溫湯十餘里，敬忠懇請哀切，乃於桑下令答三紙，辯皆如溫意。溫徐謂曰：「丈人且勿怪！」因起拜之。

至會昌，始鞫慎矜，以敬忠為證。慎矜皆引服，惟搜讖書不獲。林甫危之，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，鉉袖讖書入暗中，詬而出曰：「逆賊深藏秘記。」至會昌，以示慎矜。慎矜歎曰：「吾不蓄讖書，此何從在吾家哉！吾應死而已。」丁酉，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、洛陽令慎名自盡；敬忠杖百，妻子皆流嶺南；瑄杖六十，流臨封，死於會昌。嗣虢王巨雖不預謀，坐與敬忠相識，解官，南竇安置。自餘連坐者數十人。慎名聞敕，神色不變，為書別姊；慎餘合掌指天而縊。

三司按王忠嗣，上曰：「吾兒居深宮，安得與外人通謀，此必妄也。但劾忠嗣沮撓軍功。」哥舒翰之入朝也，或勸多繼金帛以救忠嗣。翰曰：「若直道尚存，王公必不冤死；如其將喪，多賂何為！」遂單囊而行。三司奏忠嗣罪當死。翰始遇知於上，力陳忠嗣之冤，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；上起，入禁中，翰叩頭隨之，言與淚俱。上感寤，己亥，貶忠

嗣漢陽太守。

李林甫屢起大獄，別置推事院於長安。以楊釗有掖廷之親，出入禁闥，所言多聽，乃引以為援，擢為御史。事有微涉東宮者，皆指擿使之奏刻，付羅希奭、吉溫鞫之。釗因得逞其私志，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，皆釗發之。幸太子仁孝謹靜，張□、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，故林甫終不能間也。十二月，壬戌，發馮翊、華陰民夫築會昌城，置百司。王公各置第捨，土畝直千金。癸亥，上還宮。

丙寅，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，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。上或時不視朝，百司悉集林甫第門，台省為空。陳希烈雖坐府，無一人入謁者。

林甫子岫為將作監，頗以滿盈為懼，嘗從林甫游後園，指役夫言於林甫曰：「大人久處鈞軸，怨仇滿天下，一朝禍至，欲為此，得乎？」林甫不樂曰：「勢已如此，將若之何？」

先是，宰相皆以德度自處，不事威勢，騶從不過數人，士民或不之避。林甫自以多結怨，常虞刺客，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，金吾靜街，前驅在數百步外，公卿走避；居則重關復壁，以石甃地，牆中置板，如防大敵，一夕屢徙床，雖家人莫知其處。宰相騶從之盛，自林甫始。

初，將軍高仙芝，本高麗人，從軍安西。仙芝驍勇，善騎射。節度使夫蒙靈察屢薦至安西副都護、都知兵馬使，充四鎮節度副使。

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，及其旁二十餘國，皆附吐蕃，貢獻不入；前後節度使討之，皆不能克。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，將萬騎討之。自安西行百餘日，乃至特勒滿川，分軍為三道，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。有兵近萬人，不意唐兵猝至，大驚，依山拒戰，砲檑如雨。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為陌刀將，令之曰：「不及日中，決須破虜！」嗣業執一旗，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，自辰至巳，大破之，斬首五千級，捕虜千餘人，餘皆逃潰。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，懼不敢進；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期城，復進。

三日，至坦駒嶺，下峻阪四十餘里，前有阿弩越城。仙芝恐士卒憚險，不肯下，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，云：「阿弩越赤心歸唐，娑夷水籐橋已斫斷矣。」娑夷，即弱水也，其水不能勝草芥。籐橋者，通吐蕃之路也。仙芝陽喜，士卒乃下。又三日，

阿弩越城迎者果至。

明日，仙芝入阿弩越城，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，謂曰：「小勃律聞大軍至，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，弟呼出，取繒帛稱敕賜之，大臣至，盡縛之以待我。」元慶如其言，悉縛諸大臣。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，取不可得，仙芝至，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。

籐橋去城猶六十里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，甫畢，吐蕃兵大至，已無及矣。籐橋闊盡一矢，力修之，期年乃成。

八月，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。九月，至連雲堡，與邊令誠俱。月末，至播密川，遣使奏狀。至河西，夫蒙靈察怒仙芝不先言己而遽發奏，一不迎勞，罵仙芝曰：「啖狗糞高麗奴！汝官皆困誰得，而不待我處分，擅奏捷書！高麗奴！汝罪當斬，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！」仙芝但謝罪。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里，立奇功，今旦夕憂死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